

中国作家驻村计划

曲靖大地上的追光者

□彭学明

乡村博物馆

在曲靖沾益区的红瓦房村，我见到了两个乡村博物馆：一个是关于大自然的蝴蝶博物馆，一个是关于人文的牌匾博物馆。一个村庄居然有两个乡村博物馆。我想特别介绍的是蝴蝶博物馆。

蝴蝶博物馆展示着全世界各种各样的蝴蝶标本、蝴蝶画和蝴蝶主题艺术品。馆主叫温绍奎，标准的国字脸，戴着一顶鸭舌帽，脸色是典型的肉红里带着泥黄，跟他质朴憨厚的模样正好吻合。

在这个蝴蝶博物馆里，我看到了另一个奇妙的世界。那些我叫不出名字的蝴蝶，一只比一只好看，一种比一种斑斓。这些蝴蝶，有的像女皇的皇冠，华丽高贵；有的像仙女的霓裳，艳丽多彩。还有透明的羽衣、笨拙的绒装和蓝色的宝石，都是蝴蝶的化身。

在博物馆的一角，我看到了一棵由枯枝败叶挺立起的小树。正纳闷温绍奎为什么要在博物馆立起这样一棵树时，我突然惊讶地发现，树上并不是枯枝败叶，而是一只只收拢了翅膀的蝴蝶！它们停靠在树枝上，完全就是一片片失去了水分和颜色、枯萎得灰塌塌的树叶。

温绍奎说，这是枯叶蝶。蝶如其名。大自然真是造化万物，造化神奇，造化一切无穷、一切可能、一切“想象不到”。温绍奎给我们还原和呈现了一种“造化”。

温绍奎是沾益回乡创业人群的一个代表。他本是曲靖悦达民爆公司的一名职工，去年辞职回到了沾益，在红瓦房村开了这样一个博物馆。

温绍奎是典型的“招蜂引蝶”的人。自小就爱蝴蝶，一看到蝴蝶，他就去追。中学时，因为生物老师的蝴蝶课，他开始学会采集蝴蝶、制作标本，然后又广交蝴蝶研究界的朋友，搜集和收藏蝴蝶标本。温绍奎的“招蜂引蝶”之路，真可谓“迷途不知返，乐途不知归”。一到节假日，他就会带上工具追蝶惹蝶。崇山峻岭，河流溪谷，平原坝子，花山草地，都是他招蜂引蝶的所在。曲靖的山山水水，没有一处他没有去过。每一座山都成了他的兄弟，每一条河都成了他的姊妹，每一棵树都成了他的左膀，每一块草地都成了他的右臂。而每一朵花，都成了他“密谋的共犯”。

温绍奎追蝶，常常是一不小心就掉下深沟、跌进小河。脸上、手上、身上，常常伤痕累累。他追蝶更主要的是要研究蝶的生活规律与习性，掌握蝶的生命动态，了解蝶在大千世界的作用与地位。所以，他常常是盯着蝶拍摄、观察。蝶不走，他不动；蝶一走，他就追。特别是当他发现了一种新蝶时，更是穷追不舍，犯了“花痴”。

他的人生正在蝶变。几十年来，他拍摄了数以千万计的蝴蝶照片和视频，记录了曲靖地区1300多种蝴蝶的生活习性和生存状态，人工养殖了100多种蝴蝶和蛾类，不少都是蝴蝶研究界鲜有记载的。比如长成概率只有十分之一的阴阳蝶、特别罕见的酪色绢粉蝶，还有特别有趣的脸谱昆虫、从未见过的温氏金苔蛾。这种蛾是他在曲靖陆良县发现的新物种，生物学界便以他的名字命名为“温氏金苔蛾”。

尽管蝴蝶是世界上最美的昆虫，是会飞的花朵和天才的舞蹈家，但蝴蝶的生命却是短暂的。蝴蝶穷极一生的蝶变，就是几十天的飞舞和绽放。几十天，那么绚烂的生命就陨落了，是多么可惜！那么美丽的风物就消融了，是多么遗憾！为了留住这种绚烂和美丽，温绍奎开始了蝴蝶翅面的研究。他要重新复活死去的蝴蝶，要死去的生命重新绽放——不但复活成蝴蝶，还要绽放成众生万物，绽放成所有的光、风物和风景。

于是，我们看到了琳琅满目的蝴蝶标本，看到了锦绣绚丽的蝴蝶画，看到了无数的化腐朽为神奇。这来自大自然又回归大自然的美，是最自然、最纯粹的美。这是蝴蝶的生命之花、蝴蝶的生命图腾，也是温绍奎的生命之花、温绍奎的生命图腾。

温绍奎还搜集蝴蝶的刺绣、砖雕、木雕和牌匾。在中国民间，往往“福”“蝠”不分，所以蝴蝶就是福蝶，是吉祥与福气的象征。艺术品中，有大量以蝴蝶为元素的各种吉祥的图案，寓意着“多子多福”“福祿寿喜”“福报平安”“福如东海”等。由此，这个博物馆既有大自然的美妙神奇，也有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。

“曲靖老村长”

红瓦房并不是红瓦，而是红墙，都是那种橘红或褐红的泥墙，十分抢眼。红瓦房村的村巷很整洁。村的中心地带，有石桥、流水、风景树。除了整齐的村舍、广袤的田野，红瓦房村的别致之处，还有一个乡村大舞台、一个乡村会客室、两个乡村博物馆、几个乡村直播间。这个普通的乡村，不但有了乡村的根，也有了文化的魂。

在红瓦房村，除了春天姹紫嫣红的花海、夏天绿油油的庄稼、秋天起伏翻滚的稻浪，还有一幅特别的风景，那就是村头的4只高音喇叭。一

根高高的水泥柱上，4只高音喇叭对着东西南北4个方向，各霸一方，各司其职，村民们形象地称为“一个好汉三个帮”。

我要见的这个“曲靖老村长”，其实非常年轻，才30来岁。他因模仿老村长在高音喇叭里喊话，而被村民戏称为“老村长”，他的网名也就叫“曲靖老村长”。

“老村长”叫赵朝鹏。他本来在昆明做小老板，无忧无虑、平平淡淡地生活着。2020年他回家时，无意中替红瓦房村老村长，在高音喇叭里，用乡音和土话喊了一次“天干要注意防火”的话，一夜爆红，成了曲靖和云南的大网红。

赵朝鹏这哪哪啪啪地一阵喊，有一次被他妹妹拍成视频放到了网上。不承想，他这带着泥土气息和红瓦房气息的乡音土音，一下子引发了关注，光点赞量就达到了4万多。

从此，只要他回到村里，一有什么事情，都是他用曲靖的乡音土话在高音喇叭里喊。一喊一个准，一喊准会灵。平时的各种会议精神、政府的各种方针政策，还有各种生产动员、征兵动员等，都由赵朝鹏在高音喇叭里贯彻动员。逢年过节等节庆，高考、中考等大事，都是赵朝鹏在高音喇叭里祝福和提醒。大家都爱听他在高音喇叭里喊、在高音喇叭里叫，如果一段时间没听他喊叫了，心里就“欠欠的”，想。老村长的高音喇叭，成了红瓦房村大席上的大菜，不上则食不甘味。赵朝鹏和这高音喇叭，成了全村的期盼。

赵朝鹏天资聪颖，是红瓦房村第一批的大学生。他不但天生好上进，还有一副商业头脑。在大学读书时，他就开始在学校卖一些深受年轻人喜欢的小产品。这些小产品小生意，不但解决了他的学费生活费，还让他在昆明的中心地带买了两套房子。大学一毕业，他就自主择业，在昆明注册了一家传媒公司，做自己的事情，自己当老板。他的团队在昆明稳稳地站住了脚，扎根了根，成了昆明影响较大的传媒公司之一。

赵朝鹏说，是生活激发了他的能量。他家在农村，面朝黄土背朝天，他从小就自力更生。其实，每个人身上都藏着一个小程序，只是那个小程序还没激活，所以成不了大世界。一旦被激活，这个小程序，就是大世界，就有无穷无尽的能量和无穷无尽的前景。

赵朝鹏的意外爆红，让他收获了100多万粉丝。身为传媒公司老板的他，却不知道怎么用和不辜负这100多万粉丝的关注。直到有一天，他接到一个村长的求助电话，才找到了未来的方向。

2021年5月，陆良县芳华镇一个村长向他求助，全镇洋芋滞销，问他能否帮着直播卖货。他一听连声拒绝，说自己从没直播带过货，哪能卖掉他们的洋芋？但那个村长苦苦哀求，让他看在同是农民的份上试一试，不然，农民们一年的心血全打水漂了。

经不住“农民”两个字的敲打，赵朝鹏想到自己在田土里抛土豆的日子，想起了爹娘连土豆都舍不得吃，要卖钱供他和妹妹读书的艰辛。他咬了咬牙，说：“我试试。”

于是，他从昆明带了一个拍摄团队，来到陆良县芳华镇开启了他人生的首播。高原上的紫外线格外强烈，本就晒得黑红黑红的赵朝鹏，戴着一顶草帽，在太阳下开始直播。他在地里挖洋芋，洗洋芋，支起一口锅炸洋芋，一边干活，一边在直播间与粉丝互动。卖了半个月，竟卖出了400吨——这简直是天文数字！他和他的团队都沉浸在为老百姓解了燃眉之急的喜悦中。

原来，他不仅仅是可以喊喊广播、宣传政策，还可以切切实实地、更好地为父老乡亲服务！

带着这样的自豪与鼓舞，他回到了红瓦房村，开启了他人生的第二战场，并且是主战场。昆明成了他的附属战场，他交给了妻子打理。他带着团队的一大半人，在红瓦房村的老家里，搭起了摄影棚，开设了直播间，正式走上了助农务农、乡村振兴的直播带货之路。他的直播小院，除了院内的5个专业直播间，还有12个户外直播间，免费向三农主播开放。曲靖和云南的所有农产品，不管畅销的还是滞销的，他都直播，他都带货。曲靖小把耙、沾益辣子鸡、宣威火腿、罗平黄姜、马龙苹果，还有天麻、西归、洋芋、魔芋等，“一网打尽”。

他最火的直播带货品牌是“村长的餐桌”。他这个村长的餐桌不在农家院子里，而在田间地头，在山坡河谷，在曲靖、云南，在全国各地。中国大地的每一片土地上，都放得下他村长的餐桌，都摆着他村长的餐桌。

当全国各地的农副产品和美味都汇聚在赵朝鹏的餐桌上时，农民的笑是灿烂的，农民的心是甜蜜的。因为当赵朝鹏的餐桌摆在他们的田野时，他们的钱袋子会越来越鼓，他们的日子会越来越美好。

我特别惊讶的是，赵朝鹏不是跟其他直播团队一样，只认直播分成，不管其他。他们是收购、打包、快递一条龙。

我问：“你们为什么不简单地直播分红，而要从事农手上收购产品再卖出去？这多辛苦！”赵朝鹏说：“我们面对的是真正的农户和农民，

而且大多是留守的老人、妇女和孩子。他们没有能力把自己的产品拉到采购点，不会做网店，不会做链接，也搞不定物流客服，有一系列问题和困难。所以，只好我们全包揽了。”

我说：“这样你们辛苦了，他们轻松了。这么辛苦，值吗？”

赵朝鹏说：“我也多次想过不值。直播助农这条路太辛苦，几乎耗了我所有的心血和精力。特别是经常赔本为农民赚吆喝时，我也想到过放弃，也害怕自己最终撑不住，把整个公司拖垮了。但一看到老百姓求助的眼神，看到他们为滞销的农产品一销而空而幸福和开心时，我又放心不下，咬牙坚持。我想，做任何事，总得有人付出、有人牺牲，乡村振兴，我这个从乡村出来的人，腿肚子上的泥巴都还没擦干净，我不付出谁来付出，我不牺牲谁来牺牲？特别是我有能力付出和牺牲时，我不付出和牺牲，总会感到不安。我不想愧对那些跟父母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老乡亲们。”

赵朝鹏说这一席话时，那么自然，那么真诚，那么动人，就像山野里流出一股清泉，纯净、明澈、清爽。我不由得再次细细打量这个身材矮小、皮肤黝黑、戴着眼镜、留着板寸的年轻人。

无论在大街上还是田野里，赵朝鹏平凡得不能再平凡了，就像无数的砂石和草叶，你不会多瞄他一眼。但正是这样的不起眼，造就了他的不平凡。

令人惊喜的是，在赵朝鹏的带领下，红瓦房村的100多名年轻人纷纷返乡创业，都搭建了直播小院，进行直播。赵朝鹏经常给红瓦房村的主播和电商们免费培训、上课，带领大家一同销售农副产品。全村全年电商销售额超亿元，红瓦房村成了名副其实的乡村振兴直播村。这正印证了那句“一花独放不是春”的名言。

在村头第一个直播小院里，我发现这个小院是由一座小平房和几个猪圈、牛圈改造的。小巧玲珑、诗情画意，充满了艺术气质和艺术氛围。里面的茶室、水吧和咖啡厅，都非常时尚。小院主人叫赵家宏，20多岁，比赵朝鹏年轻十来岁。他本在曲靖有一个汽车4S店，年收入几十万元，但也在赵朝鹏的感召下，回到了村里，开辟第二战场，服务家乡农村、农业和农民。

在另一个直播小院里，我看到父子俩正在一起直播。帅气的儿子20多岁，一头板寸染得黄黄的，很是时尚。更让我惊奇的是，他50多岁的农民父亲居然也把一头头发染得黄黄的，比儿子还前卫。儿子说，每次直播，只要他父亲一出境，人气就唰唰上涨，订单就唰唰加厚。

我不能不惊叹，我们的乡村的确在变！山在变，水在变，田土在变，村庄在变，人也在变。我们的乡村正是有了温绍奎、赵朝鹏、赵家宏等一代代人的接力与合力，才有了现在、未来和希望。如果一个乡村的建设和振兴，连土生土长的乡村人都不愿回到乡土，那乡村建设的意义在哪儿？红瓦房村这么多中青年返乡创业、建设家乡，说明了乡村建设和振兴的意义。

一层光从天空中落下来，铺满红瓦房村的每一个小院，也铺满赵朝鹏的直播小院。赵朝鹏身披光芒，又出发了。田野上，他去追光，也去播光。

珠街涌泉村

过了一大片坝子的田野，就是麒麟区珠街的涌泉村了。

涌泉村的田野真是广袤和宽阔。这里是鱼米之乡，是曲靖的一个小小粮仓。

涌泉村的富饶，是有历史的。早在明朝时，一吕姓将领就带领将士来这里屯屯，开垦了大片的良田，涌泉村那时的名字叫吕家屯。后来，因为这里地下水多，到处有泉水喷吐和奔涌，吕家屯便有了新的名字——涌泉村。

去涌泉村时，我没看到济南城区那样到处喷涌的山泉，倒是看到了一条不到1米的小溪水，贴着村庄的墙脚，欢快地奔涌。那是从后面山上流淌下来的山泉水，是灌溉农田的生命水。村民颇为自豪地说，这条泉水孕育的小溪水一年四季没有干过。他们更为自豪的是，村子里面那两口相互连通的水井。这是红军打出的水井，涌泉人称之为“红军井”。

1935年4月，毛主席和朱德率领的红一方面军驻扎在涌泉村时，看到一口井干涸了，便派几个战士继续深挖，结果，挖出了更大的一股水。那水流大得汨汨翻涌，一口小井难以装下，



红瓦房村博物馆



红军广场上的雕塑《长征，地球的红飘带》

我亲爱的朋友们
My dear friends@曲靖老村长 (12.6山东...
兄弟们，我尽力了！大家别笑哦！#曲靖老村长#助农行动

正在直播的“曲靖老村长”赵朝鹏

红军战士便别出心裁地打成了两口井。两口井既相互连通，又各自为政，一样的大小，一样的打扮，就像双胞胎兄弟。

红军的井沿和井壁都圆形的，不大，刚好可以放下一个水桶打水。水却极为旺盛，再干旱的天，这两口水井都是咕咕噜噜的，冬天冒着热气，夏天冒着凉气。尽管井口、井帽、井沿和井壁，都是大理石做的，但年深日久，已经被磨得溜光。时间的力量真是强大，那么坚硬的大理石，都会被磨得光滑如丝。站在井边，往井里一望，幽深的水，居然像放了一面圆形的镜子，波光潋滟，照得见人影和天空。人影在里面是模糊的，天空在里面却是洁白的。当年，红军战士就是每天在这两口井里帮老百姓打水、挑水。红军离开后，老百姓依然习惯来这两口水井打水、挑水。看到这两口水井，他们就会想起当年红军打井挑水的情形；喝着这两口水井的水，他们觉得比什么水都甜。

红色的血脉源远流长，红军井就像两顶红军的军帽扣在这里。

涌泉村由于地处曲靖市的城郊，天时地利，村民们都比较富裕，村集体经济也相对发达。仅田野经济这一项，村集体每年就收入50多万元。因为田野广阔、水源丰富，村里做的是田野文章，织的是田野锦绣，稻田全部机械化种植、机械化培育、机械化收割，稻米全部精加工、深加工，涌泉村的“农兴谷”畅销云南，供不应求。村民们既靠山吃山，也近城吃城，做什么都方便，干什么都受益。所以，涌泉村是最早脱贫致富的那批村庄之一。

村里富裕，日子好过，自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文化建设上。一个村用这样大的力气去做村文化建设，令我一下子充满了敬意。

他们首先做的是红色文化建设。

毛主席和朱德率领的红一方面军驻扎过涌泉村，贺龙和关向应领导的红二方面军也于1936年4月驻扎过涌泉村。两支红军队伍都在涌泉村打土豪分田地，开粮仓救百姓，组织农民协会和赤卫队、游击队，反抗国民党的压迫，与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。后来，红军虽然离开了，但红军播下的革命火种在这里点燃了。麒麟区和涌泉村的30多个年轻人不但参加红军跟着长征，涌泉村还建立了党的地下联络站。党的地下联络站在这里秘密聚会、传递情报、秘密转运和护送游击区的负责同志、参加革命的进步青年，同时，组织开展禁烟片、生产互助等活动。

涌泉人一如涌泉村的名字，滴水之恩，涌泉相报。他们一直记着红军的好，念着红军的恩。但红军播下的革命火种在这里点燃了。麒麟区和涌泉村的30多个年轻人不但参加红军跟着长征，涌泉村还建立了党的地下联络站。党的地下联络站在这里秘密聚会、传递情报、秘密转运和护送游击区的负责同志、参加革命的进步青年，同时，组织开展禁烟片、生产互助等活动。

水井、红军用过的豆腐坊以及党的地下联络站等，进行了有效的保护性开发。红军的故事、红军的精神，得以代代相忆、代代相续；红色的基因、革命的精神，得以代代相承、代代相传。

红军广场上，一座雕塑格外醒目。这座名为《长征，地球的红飘带》的雕塑，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“老教授团”团长何宝森创作，由他的弟子制作后捐赠给涌泉村的。何宝森就是涌泉村人，他自小耳濡目染了父辈秘密革命的事迹，对涌泉村和革命的感情，可想而知。当珠街要在涌泉村建红军广场时，何宝森怀着深厚的感情，没日没夜地创作出了这座雕塑。这既是对红军和长征的永恒颂歌，也是对父辈的深刻思念。

雕塑不是在广场的正中央，而是靠近最里面的一面墙。雕塑以毛泽东书法“长征”二字、大刀、红星、红旗、红飘带为造型，直插云霄，五颗镶嵌在大刀上的红星格外耀眼夺目。一根极为鲜艳的红旗从底座两边迤邐而上，萦绕大刀，飘向蓝天。那是砍向敌人的大刀，那是欢呼胜利的飘带。那红星呢？是红军，是革命，是中国。

来到涌泉村，你可以穿上红军军装，体验红军的烽火岁月，爬一回雪山，过一回草地；你可以舂一回大米做饭，磨一回豆腐做菜；你可以打开柴门迎接红军回来，站在路口目送红军远行；你还可以在红军广场举手宣誓重温入党誓词，在果园采摘体验农家丰收的喜悦。

除了红色文化，涌泉村还重点建设乡贤文化和家风文化。在涌泉村，有一个涌泉乡贤文化纪念馆，是用涌泉村走出去的乡贤何宝森的祖宅建设的。馆中陈列有赵朴初、黄胄、徐北汀、吴作人、张仃、何宝森等名人书画原件54件——这些全是何宝森捐赠的珍宝。

在红色革命纪念馆，我特别参观了以家风和政风为主题的家风展览馆。一个个关于家家教的故事和名人金句，一个个关于廉政家政的故事和警世恒言，都在其中。

涌泉村给我的启示是，乡村建设和振兴，不但是物质和生活的建设和振兴，也是精神和灵魂的建设与振兴。乡村建设和振兴的终极目标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生共荣、相濡以沫，缺一不可。

离开涌泉村时，我依然经过了那一坝又一坝浩荡的田园。田园里的油菜，已经绿油油地长起来了，只等春风一吹，就是一坝一坝浩荡的油菜花给田园写诗和作画了。油菜花的诗歌韵脚一换，又是一坝坝春光的嫩绿恣意生长，一坝坝夏夜的蛙声整齐合唱，而那一坝一坝的秋色里，稻浪迎风翻滚，丰收迎风歌唱。